

張禾州編

增訂
再版

蔣百里抗戰論集

下輯

中華民國廿八年四月十五日初版
十一月十五日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蔣百里抗戰論集上下輯兩册

實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著者 蔣百里

編者 張未艸

發行者 友聲編譯社

經售處 杭州正中書局

金華 麗水

印刷者 正報印刷股

蔣百里抗戰論集下輯目錄

選錄

世界軍事之新趨勢	一
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	七
介紹貝當元帥序杜黑制空論之戰理	一五
張譯魯屯道夫全民族戰爭論序	二二
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二六
從中國歷史上解釋	二六
從歐洲歷史上解釋	三〇
政略與戰略（敵與兵）論戰志之確定	三六
國力與武力與兵力	三九
義務徵兵制說明	四三
軍事教育之要旨	五〇
裁兵與國防	五八
軍國主義之衰亡與中國	六九
中國國防論之始祖（孫子新釋）	七五
總動員綱要	九六
與全國總動員關聯之作戰部隊的輻重組織綱要	一〇七

現代空軍力之基礎……………一三五

最近法國的戰況……………一三九

機動兵團之組織……………一六九

某外國輕快師之組織大綱……………一八一

附錄

悼蔣百里先生……………陳立夫：一八七

蔣百里先生的貢獻……………黃興中：一八九

悼蔣百里先生……………甘介侯：一九三

哭亡父蔣公百里……………蔣英：一九五

我與蔣百里先生……………馮玉祥：一九八

追述蔣百里先生……………張一麐：二〇〇

余與百里先生……………葉恭綽：二〇一

哭蔣百里先生……………陳孝威：二〇二

懷蔣百里先生……………黃征夫：二〇四

哀百里……………高子白：二〇七

百里先生言行風度的追懷……………蔣潔：二〇八

文藝復興時代型的人物……………曹聚仁：二一二

弔蔣百里先生……………胡健中：二一三

蔣百里先生不死……………鍾期森：二一四

如何紀念蔣百里先生……………張孤山：二一七

選錄

世界軍事之新趨勢

敍言

龔孟希兄因爲我剛從歐洲道由美洲歸來，軍事雜誌又適以此題徵文，乃轉徵及於我，起初很高興，但執筆的時候，忽覺頭痛，何以故？因爲對着題目一想，就有兩種深刻慘痛之思想隱現於腦際：（1）不錯，我是剛從歐洲回來，可以曉得現在最近世界軍事的形勢；但是我所見的事，所讀的書，是一九三六年的，却都是一九三五年活動的結果；譬如我目前，所有最新的軍事年報，題目是一九三五年的世界軍備，而內容所說的，却是一九三四年的實蹟，在我爲新，在彼爲舊，拾人唾餘，以自欺欺人，良心上有點過不去；（2）德國的游動要塞（就是國道），一動就是幾萬萬馬克；法國巴黎的工廠搬家費（爲防空故），一動又是幾萬萬佛朗；到最近的英國白皮書，那一五萬萬磅的，更可觀了！軍事之所謂新的就是建設，在今日中國，幾乎沒有一件，是固有經濟力所担任得起的；那麼談新趨勢，豈不是等於「數他人財寶」，說得好聽，做不成功；——但是後來，這兩種苦痛，到底用兩句成語來解決了，第一句是：「溫故而知新」。第二句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所以徵文的題目，是「新」趨勢，我却要談幾件「故」事。徵文的題目，是「軍事」之新趨勢，我却要談一點「經濟」的新法則，如果責備我文不對題，我是甘受的。

故事先從普法戰爭說起：第一件，是師丹這一仗，拿破崙第三，以皇帝名號，竟投降到威廉一世之下做俘虜。他投降的時候，說一句話：『我以爲我的砲兵是最好的，那知道實在是遠不及普魯士，所以打敗了』。拿破崙倒了，法國軍人，可是鏗心刻骨記得這句話，於是竭忠盡智的十幾年工夫，就發明了新的管退砲，這種快砲，在十九世紀末，震動了歐洲的軍事技術家，德國也自愧不如，所以改良了管退砲之外，還創造了野戰重砲，來壓倒他。但是俗語說得好：『皇天不負苦心人』。法國軍人，以眼淚和心血，發明的東西，到底有一天揚眉吐氣，時爲馬侖戰役之前，德國第一軍，第二軍從北方向南，第三軍從東北向西，用螃蟹陣的形式，想把法國左翼的第五軍夾住了，整個的解決他，法國左翼知道危險，向南退却，德國却拚命的追，在這個危期中，法國第五軍右翼的後衛，有一旅砲兵乘德國野戰重砲不能趕到之前，運用他的輕靈敏捷的真本領，將全旅砲火摧毀了德國一師之衆，橫絕的追擊不成功，害得今天魯屯道夫老將軍，還在那裏嘆氣說：『誰知道法國拚命後退，包圍政策不能成功』。（一見全體性戰爭）而具當將軍，因此一役，却造成了他將來總司令之基礎。我們要記得有人問日本甲午戰勝的原因，日本人說『用日本全國來打李鴻章的北洋一隅所以勝了！』

所以拿破崙敗戰的是「故」，管退砲的發明是「新」，由管退砲而發展到野戰重砲，是由「新」而後「故」。而法人善於運用野砲，收意外的奇功，則又是一「故」而翻「新」。

普法戰爭的時候，鐵道在歐洲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了！老毛奇領會了拿破崙一世之用兵原理，便十分注意到鐵路的應用，將動員與集中（戰略展開）兩件事，劃分得清清楚楚。於是大軍集中，沒有半點阻害。但法國當時，也有鐵路，也知道鐵道運輸迅速，却將他來做政治宣傳材料（法國當時想從速進兵來西，使南德聽他指揮），不曾把他組織的運用；動員與集中，混在一起，預備兵拿不到槍，就開到前線，

拿了槍，又到後方來取軍裝，鬧得一蹋糊塗；所以宣戰在德國之先，而備戰却在德國之後；法國的主力軍，不到兩個月就被德軍解決，這是法國軍人的奇恥大辱，所以戰後就添設動員局，參謀部也拚命研究鐵道運輸法，結果不僅追上了德國，而且超過他，發明一件東西，名曰調節車站制，這調節車站的作用是怎樣呢？譬如鄭州是「隴海」—「京漢」鐵路的交叉點，這鄭州就是天然的調節車站，這個站上，有總司令派的一位將官，名曰調節站司令官，底下有許多部下，必要時還有軍隊（爲保護用），部下幕僚多的時候，可以上千，他所管轄的路線，有一定區域，在他桌上有一張圖，凡區域內的車輛（此外軍需品等不用說）時時刻刻的位置，一看就可明白，所以總司令部，調動軍隊的命令，不直接給軍長師長，而直接下於調節站司令官，站司令官接了總司令的命令，立刻就編成了軍隊輸送計劃，這張計劃，只有站司令部知道，他一面告訴軍長，第一師某團應於某日某時在某站集合，一面就命令車站編成了列車在站上等候軍隊：這種辦法，不僅是簡捷便利，而且能保守秘密，這是歐洲大戰前法國極秘密的一件鴻寶（可是曾經被一位日本皇族硬要來看過），果然到了馬侖一役，發揮了大的作用。福煦將軍之第九軍，就是從南部戰線上抽調回來而編成的，要是沒有這調節站的組織，南部戰線抽出來的軍隊，趕不上救巴黎，戰敗之數就難說了。

所以鐵路創造了三十年是「故」，毛奇却活用了，成了他的「新」戰略。法國人又從毛奇運用法中，推陳出新的創造了調節站，把老師打倒，可見有志氣的國民。吃了虧，他肯反省，不僅肯虛心的模仿人家，而且從模仿裏，還要青出於藍的求新路。

普法戰爭以後，法國人自己問，爲什麼我們會失敗？現在這個問題，發生在德國了，爲什麼大戰失敗？

最要緊的，要算是英國封鎖政策的成功，原料，食糧一切不夠，經濟危險，國家就根本動搖，國民革

命，軍隊也維持不住，所以在戰後，痛定思痛，深深了解了一條原理，是戰鬥力與經濟力之不可分；這原理的實行，就是「自給自足」，不僅是買外國軍火，不可以同外國打仗，就是吃外國米，也不配同人家打仗。

因為經濟力，即是戰鬥力，所以我們總名之曰國力，這國力有三個原素：一是「人」，二是「物」，三是「組織」；如今世界可以分做三大堆，三個原素全備的只有美國。有「人」有「組織」，而缺少「物」的，是歐洲諸國；所以英法拚命要把持殖民地，意德拚命要搶殖民地；有「人」，有「物」，而缺少「組織」的，是戰前的俄國，大革命後，正向組織方面走，這是世界軍事的基本形勢。

在這個形勢下，最困難，同時又最努力的，當然要算德國；因為大戰失敗後，經濟主要物的「錢」，是等於零，「物」又整整減少全國三分之一，加到敵人方面去，現在只剩有「人」與「組織」，在這絕路中，巧婦居然發見了「無米之炊」的辦法。所以我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這個辦法，德國發明了，世界各國總跟着跑，這就是世界各國幾乎取消了財政總長，換了一位經濟總長，而這位總長的全副精神，不注重平衡政府對於國內的歲出歲入，而注重在調節國家對外貿易的出超入超，海關的報告書，比國會的預算案增加了十倍的價值，原則是這樣的，凡是要用現金買的外國貨雖價值不過一毫一厘，都要鄭重斟酌，能省則省，凡是一件事業，可以完全用國內的勞力及原料辦的，雖幾萬萬幾十萬萬儘量放胆做去，所以現在德國一會兒沒有雞蛋了，一會兒沒有牛油了，（因為農產不夠須從外國輸入），窮荒鬧得不成樣子，可是一個工廠花上了幾千萬，一條國道花上幾十萬萬，又像闊得異乎尋常。

國防的部署，是自給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戰的精神，却在乎速決，但是看似相反，實是相成；因為德國當年偏重於速決，而不顧及於如何持久，所以失敗，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決，其過失正與

當年相等。

有人說：『大戰時代的將軍，都是庸才，所以陣地戰，才會鬧了四年，如果有天才家，那麼陣地戰決不會發生』。現在天空裏沒法造要塞，空軍海軍，都是極端的有攻無守的武力，所以主帥底根本戰略，還是向速決方面走。

新軍事的主流，是所謂「全體性戰爭」，在後方非戰鬥員的勞力與生命，恐怕比前線的士兵有加重的責任與危險，而一切新設備之發源，在於國民新經濟法的成立；『戰爭所需要，還是在三個「錢」字』。
(意大利孟將軍之言)

德國人第一步，是經濟戰敗，第二步，却是思想戰敗，思想問題，可是範圍太大了，姑從軍事範圍內來說明：却好有去年，國防總長勃蘭堡元帥，爲兵學雜誌做的一篇短短的宣言，不僅可以看見將來兵學思想的趨勢，還可以作我們雜誌的參考：

『德國國防的新建設，及未來戰爭的新形式。給予我們軍官的精神勞動以新的基礎及大的任務，所以有這新成立的兵學雜誌。

『他是嚴肅的，軍人的，精神勞動之介紹者；如同從前的「兵事季報」在軍官團統一教育上負有絕大的工作，今日這種新雜誌，是真（學術的）和光（精神的）之新源泉，即是從「知」到「能」的一條堅固的橋樑。

(註)德軍官有句成語：「不知者不能，從知到能又要一躍」。因爲要一躍，所以他說一條橋。

『有三個原則可以爲兵學雜誌之指針：

(一)一切既往的研究，如果不切於現在及將來的事實，是沒有用的。

(二) 全體比局部重要。細目在大局裏，得到他的位置。

(三) 思想的紀律，包含於軍紀之中，著者與讀者須同樣負責。

這三條指針須加以簡單說明：

第一條解釋 十九世紀的初元，德人好爲玄想，（故有英制海法制陸德制空之諷詞，此空非今航空之空，乃指康德之哲學）。矯其弊者，乃重經驗，重歷史，其實加耳公爵（德國第一人戰勝拿破崙者），言「戰史爲兵學之源泉」的原則，仍是不變，而德人後來，不免用過其度。最近意大利杜黑將軍之制空論一書，刺激了許多青年軍官的腦筋，望新方向走，杜將軍反對經驗論，以爲經驗是庸人之談，以創成其空主陸（海）從之原則，他的立論，在當時雖專爲空軍，但是思想涉及戰爭與兵學之全體，他的運用思想方法，也別開生面，杜黑可名爲最近兵學界的慧星！能運用杜黑思想於陸軍，恐怕是將來戰場上的勝者！這是勃元帥新的急進派的理想，而可是用穩健的態度來表明。

第二條解釋 十九世紀下半期，德國科學大爲發達，而軍官又以階級教育之故，有專識而無常識，故世人譏之爲顯微鏡的眼光，言其見局部甚周到，而忘其大體也；當年德國外交經濟乃至作戰失敗原因，未始不由於專家太多，看見了局部，看不見全體之故。

第三條解釋 『一國的兵制與兵法，須自有其固有的風格。』此是格爾紫將軍之名論。現在兵法，仍分爲德法兩大系；英接近於德，俄接近於法；德國自菲列德創橫隊戰術，毛奇加以拿破崙之戰爭經驗，而活用之。普法戰爭前，十七年工夫，其大半精力費於教育參謀官，使其部下能確切明瞭，而且信任主帥戰法之可以必勝，在毛奇名之曰「思想的軍紀」，故德之參謀官，隨時可以互調，而不虞其不接頭，此德國軍官團之傳統精神也。大戰失敗以後，理論不免動搖，近時著者，對於許立芬，小毛奇，魯登道夫，乃至塞克脫將軍之議論，不免有攻擊批評之態度（近日已禁止），故勃將軍鄭重聲明，欲恢復其固有之傳統精神也。

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

四月一日在中央航空學校講

奉 委員長命令。並蒙蔣副校長之招待，茲將最近在歐洲視察所得，擇其大要，與諸位一談。

在未講本題以前先要將我們的祖先，我們的民族英雄，他的尸骨現在還能照耀湖山而發生光彩的岳武穆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兩句話來解釋一番。這是岳武穆由於經驗得來的一句兵學革命的名言，同時即是現在實戰的方法。但是過去一般不懂軍事的人却解釋錯了。他們斷章取義把「存乎一心」誤解為存乎主帥一人的心——就是看重了一個心字，而把這個「一」字看輕了。原來這個「一」字，應當作為動詞解，不應當作心字的形容詞解。書上明明說着武穆好散戰，宗澤戒之，武穆答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陣字用現代兵語講，就是「隊形」，「隊形」的作用，就是使多數人能毅一致動作。譬如檢查人數，要是一百個人東一堆，西一堆，一時就數不清，如果排成兩行，一看就明白。所以戰鬥要用橫隊，就是要使多數人能在同一時間使用武器。運動要用縱隊，就是多數人能容易變換方向，適合於道路行進，所以用外國戰術演進史來解釋；陣而後戰，的「陣」就是德國菲列德式的橫隊戰術。「散戰」即是「人自為戰」。即是拿破崙的散兵戰。岳武穆是發明中國散兵戰的人。（不是因為當時的武器是因為當時的軍制）

人自為戰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特別須要紀律，就是特別須要一致。諸位學過陸軍的，都知道現代戰爭，要把隊伍疎開成散兵線才能作戰，但隊伍成了散兵線之後，須利用地形，故隊伍不必求其整齊，放槍也不要求一起，各人各利用地形，各人各瞄準，這一種自由的紀律，比規定的死板的紀律，要强得多。所

以岳武穆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就是說有紀律的人自爲戰，在形式上差一點，是無關緊要的，最要緊的是精神上的一致，倘精神紀律能毅一致，一定可以打勝仗，這種理論，岳武穆與拿破崙所發明都是一樣的。我們知道，當法國大革命時，拿破崙統率一羣訓練時間短的民軍，把歐洲許多國家已經訓練了一二十年的老兵，打得大敗，就是有紀律的人自爲戰的結果。

講到軍隊紀律之進化，可分三大段；

第一階段，紀律是靠法——也可以說是用刑——來維持的，在野蠻時代練兵方法都是用刑法來督責士兵，不聽話不服從，便打他，甚至於殺他，因爲在野蠻時代，不用刑罰，便無法統率士兵，德國在十八世紀，也是傭兵制度，尤其是普魯士都是傭外國人當兵，與外國人打仗。使自己的百姓能從事於耕種，以免軍餉無着，普魯士起初都是訓練外國兵，士兵稍有不對，立即鞭撻，故普魯士之練兵方法。以嚴格著稱於世，這完全是以形式來樹立軍紀。

第二階段，軍紀是依情感來維繫的，這比較用刑法來維持的算是進了一步，用情感來維繫軍紀，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講；一種是官長待士兵很好，上下感情融洽，士兵由於情的感動聽受官長的指揮，另一種則因後來兵額擴充，兵與兵之間發生感情，或由於同鄉同省的關係發生感情，來維繫軍紀。（參觀下文軍隊教育章）

但是歷來帶兵的人，總是法與情兩者併用的，這在中國就是所謂「恩威並濟」的方法。

第三階段，現代由於兵學革命，紀律也跟着進化，到了自由——也可以說是自動——的時代。軍紀還可以自由嗎？爲什麼現代軍紀要進化到自由的地步呢？先要知道自由的意義。我說靠「法」或「情」來維持的軍紀，都不是真的紀律，真正的紀律，絕不是國家的法律，或官長的情感所能勉強養成成功的，現代的

紀律要由各人內心自發的。尤其是空軍的紀律非走上自由——自由之路不可。就以最易統率的步兵來講，在歐戰初期，在陣地上連長還可以照顧全連的士兵，但是到了歐戰末期，武器進步，不僅連長不能照顧全連一百多名士兵，就是一個排長，在戰場上也有時也照顧不了一排的士兵，你要照顧士兵，就先受到傷害。所以現在各國不僅要空軍能各個獨立作戰，就是向來最易統率的步兵，也要養成各個均有單獨作戰的能力。要養成這種紀律，絕不是外力所能造成的，完全要由內心自發的。在軍事教育上本來是有兩種方法，一種叫做「外打進」。一種叫做「裏向外」。「外打進」的方法，就是從外表儀態的整齊嚴肅，行動必須規矩，（孔子教顏淵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爲求仁之目）以浸潤之，使心志和同，養成紀律。至於「裏向外」的方法，這是拿破崙所發明的，其教育方法是啓發其愛國心，自尊心，使人人樂於爲國犧牲，但外表則不甚講求，故帽子不妨歪戴，軍禮不必整齊，然而實際作戰，便能得到非常的成績。當法國在大革命時，人民不管自己對於槍會不會開放，但是一聽到「祖國危險了」的口號，成千成萬的人便自動的拿起槍桿上前線與敵人作戰，法國有一張圖畫，是紀念革命時代人民愛國的心理，其圖爲一家族，有絕美的太太，有極可愛的小孩，同男人正在一桌吃飯，忽然門口飛進一張紙條，紙上寫了「祖國危險了」幾個字，於是男人就放下飯碗奪門而出，踴躍赴戰場應敵。那時法國四面都是敵人，而且敵人的軍隊都經過長期的訓練，論武器亦較法國國民軍優良得多。但是法國國民軍作戰的精神，個個都勇敢非凡，所以在拿破崙未出世之前，法國一個國家，已經可以抵抗全歐洲的敵人。故自法國革命以後，便可以證明人民爲國犧牲是無可留戀的。軍事教育雖然有分「外打進」「裏向外」兩種，但是現在各國練兵方法，都不偏重於一種，而是兩種併用的。他們軍事家一致感覺，必需訓練使他們的士兵，沒有長官而能打仗，這才是好軍隊。近代戰爭要人自爲戰，並且每個人都要由內心的自覺來遵守紀律，這才是近代最進步最高等的軍紀。

說起自動的守紀律，我可以用寫字來做比喻，比方我們寫信給朋友，往往覺到字寫得不好看，要重新寫一遍，其實對方朋友並沒要求我的字寫得怎樣好看，這就是由於自己的興趣所發動的，非如此便感覺不痛快，又如做文章，往往改了又改，這都是自求滿足的精神的表現。現在軍事上由於兵學革命，紀律非出於自動不可，比方現代戰爭，一個連長在戰場上無法可以照顧全連人，所以連長在平時要教導士兵，到了戰時，在戰場上能照他所講的自動去做，這算是一個好連長。空軍的紀律尤其要出於自動的，倘使飛行人員不能自動的守紀律。司令官要他去担任某種任務，他却駕了飛機在天空亂飛一陣回來，至於是否達到任務，司令官耳目不能看到，自然不得而知，所以我說空軍的紀律，必要出於自動，才算是一個現代的空軍戰鬥員。

現在再講自動紀律的意義。先要明白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墨索里尼解釋個人的說法，他說：「一個人是由於過去無數代的祖宗，所遞遺下來的，個人也可以遺傳未來無數代的子孫，所以個人是社會造出來的，個人是屬於國家的羣衆的，個人的發展，也就是社會全體的發展。所以個人可以說不是自己的，是國家的。」我們中國在「一九一八」以前，國內黨派很多，彼此意見不能一致，但自「一九一八」以後一直到現在，全國民衆對於中央政府及將委員長均一致竭誠擁戴愛護。這就是國民走上自動紀律道路上的證據。在以前軍隊裏如果大家不能一致，長官就要用刑罰來督責你，現在我們整個國家不能統一，民族意志不能一致，上帝的刑罰就要加到我們頭上來，而這種刑罰不比普通的刑罰，牠可以使你亡國滅種，幾代不得翻身。

再從紀律的進化講到兵學革命

最近我看航空雜誌上有人爲文介紹杜黑主義。杜黑這個人原來是學砲兵的，後來又學空軍，歐戰時候，因爲大胆的說明義國軍隊的不行，曾經坐了一年牢，後來義軍大敗，研究原因，原來都是杜黑當年所報

告指摘過的，所以戰役將終，又恢復原官昇爲將官。他的理論在十年前英、德、法各國軍事家都當他是一個瘋子或理想家。他的理論自成一派。可是在十年之後，現今世界各國軍事學家，都很注意研究他的主義，並且看到有一法國軍官研究杜黑主義，著成一部專書，法國貝當大將並且做了一篇很長的序文，現在德國人又將牠翻譯。杜黑主義的立論雖係以空軍對象，現在海軍是否已受其影響，我不是海軍專家，不能肯定下斷語，但是陸軍現在已走上杜黑主義之路，所謂杜黑主義，蓋即採取新攻擊精神的戰術是也。（杜黑主義後文另詳）

將來戰爭，要怎樣才能致勝呢？我可以說，陸軍強不中用，海軍大不中用，空軍勇也不中用；將來得勝的要訣，你要從陸海空中間去尋。這個方向是杜黑發明的，可是現在歐洲的戰略家，還在東走走西走走，沒有得到確定的路線。有幾個人，不自覺的走上這條路，居然成功。現在同諸位空軍官長說，我先舉一個例，你們知道義國巴而霸空軍飛渡大西洋的成功罷。但是要知道，這不是專是空軍做的事，他在二三年前，飛機還在打圖案時代，已經派了許多巡洋艦，在那裏測量氣候了，空軍飛行的路線是海軍定的，所以人家說林白的飛行成功是勇氣，巴而霸的飛行成功是頭腦。這件事是未來大戰術的一點光，諸位須要切記的。

我如今再從戰史上講一件事，作爲諸君用心的基礎，我們現在這個「師」字，歐洲原文叫做 division，這個字的原義，是分的意思，在十八世紀時代，步兵騎兵砲兵大概各自集團使用，拿破崙就能將遲重的砲兵，輕快的使用。所以能將步騎砲三兵種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能獨立作戰的師，而以師爲作戰的單位，這個單位的發明，是戰術上的一大進步。現在各國陸軍大學研究戰術，都以此爲基礎。我的思想，將來的空軍就是騎兵，海軍就是砲兵，陸軍就是步兵，但是現在各國還沒有一最高大學，來研究陸空海三兵種一

致作戰的辦法。這是世界留給我們發展能力的餘地，我們不可辜負了他的美意。

明明是步騎砲三兵種聯合起來，才成功一師，那麼師字的意義，應當叫他「合」，何以又取「分」的意義？這裏面含有很深的意義，因為樣樣都有（合）才能獨立（分）作戰，合與分有聯帶的條件，這不僅是戰爭的真理。也就是人生生活的原則，如果種田的人反對織布的人，那麼他有飯吃他可沒衣穿，推之百工的事都是一樣。所以要「合」才能「分」，同時又可以說要「分」才能「合」。

如果從表面來說，從前各國空軍有的是隸屬於陸軍的，有的是隸屬於海軍的，這不是空陸空海聯絡格外容易些麼？那知道這却是走了合的反對方向，現在主張研究陸海空聯合作戰的人，沒有一個不主張空軍獨立的，因為空軍能獨立，所以才「要」聯合。才「能」聯合，這與上文所謂「自由——自動的紀律」精神相一致，我們要知道下等動物其組織最為簡單，飲食，消化，生殖，都靠一種機關生物，愈進步，分功的機關愈多，而他的能力愈大，而統一的運動愈巧妙，譬如吃菜要各味調和，譬如聽樂，要各音合奏，這才是統一是聯合，不然就是「孤立」「雜湊」，孤立與統一，雜湊與聯合，形似而精神不同，這是千萬要注意的。

我們單就陸軍方面看，回想三十年前的步騎砲兵，真是同「亞米巴」（生物之最初）一樣，一團步兵，一律的各人一桿五響毛瑟，有到一尊機關槍，以為新奇，但是現在一連步兵裏，就有輕機槍，步槍，擲彈槍，手榴彈，等等四五種武器，一營一團，更加複雜了。我們須要覺悟，器械如此的一天一天的複雜，就是一天一天的要求着我們的精神的統一。

各國的陸海空軍，都是望着統一聯合的路上走，但是有一種困難，就是找不到一個真正能彀統一指揮的人，如同日本，名義上當然是皇帝，但是實際辦事，陸軍參謀總長同海軍軍令部長，就立於對立的地位

，彼此不相下，陸軍捧了皇帝的叔叔出場，海軍就推舉了皇后的姑丈，因為尋出一個能統御全軍的人物，不是一時所能做得到，而在歷史上看來幾百年不容易尋出一個來，現在英法德都感着十二分的困難，我們應當歡喜，我們應當小心，我們現在有了天然造成的陸海空唯一的領袖，譬如大金鋼鑽石，幾百年才發見一個的，我們應當如何保重他！

新戰法的方向，是找到了，但是我們還要研究前進的方法，杜黑却發見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未來之於現在較過去為近」，這句話很有極深的意味，我在視察歐洲戰事回來，曾經說過，世界的物質總是向着新方向走，但人類的腦總是向過去回憶。所以思想的進步比物質的進步慢，我想這個意思，很可以解釋上文杜黑這一句話。

德國人從前總是老氣橫秋的講經驗，講戰史，可是現在國防部長，告戒部下，在兵學雜誌第一期第一條就說「一切過去的研究，如不切於現在與未來的事實，一是沒有用的」。法國貝當將軍批評杜黑說「他是一個革命黨，他的理論雖有些邪氣。但是他的方法，的的確確是正統派，是古典派」。

可見杜黑的新學說，已經動搖了德法兩大國軍事首領的精神了。

人類的腦筋，跟不上世界的進步，這是很奇怪的真理，歐洲大戰後，各國的代表，都是當時第一流人物，但是在凡爾賽簽訂和約的時候，這許多第一流人物的政治家，便想出種種方法來限制德國的軍備。但是他們的根本思想，都是從過去着眼，所以他們的限制條件，却反轉來做了德國軍事復興的基礎。

比方限制德國軍艦不得過一萬噸，德國却因此發明袖珍軍艦，其使用比三萬五千噸的大軍艦更加便利，限制陸軍不得過十萬人，德國把這十萬人做下級幹部用，造成了義務民兵制的基礎，禁止設陸軍大學，却使德人發明了參謀班的辦法，其成績比老在一個學堂裏好，最後英國人還有一件法寶，就是經濟絕交，